

南宋文范

第二函
八冊



南宋文範卷五十七目錄

論

明帝論

十先生奧論

戴溪

國體論一

十先生奧論

鄭湜

國體論二

十先生奧論

鄭湜

國體論三

十先生奧論

鄭湜

顏子論

陳耆卿

曾子論

陳耆卿

高帝論

王邁

文帝論

王邁

伊周論

高斯得

律論

林希逸

漢唐九卿論

顧宸宋文選

林駒

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金履祥

南宋文鑑卷五十七 月金

七政運行論
刑政德禮論

陳普
陳普

林希逸

高世昌

王

王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南宋文範卷五十七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論

明帝論

戴溪

夫天下是非折於理不折於勢故君子論學不容以挾貴爲也況
夫天子有天下之尊意所予奪羣臣望承不及是是非豈盡當
於天下之理乎漢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禮師傅是正經義
豈不盡善盡美哉明帝臨幸辟雍自爲辨說固已失人君之體矣
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禮畢引桓榮父子升堂上
白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
蓋億計他日章帝患五經同異博集諸儒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
決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定論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
永爲後世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
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涓
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去聖久遠
封桓都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義皆與焉固超之兄也
六經殘闕諸儒論難前後異說而欲以天子之尊臨定其是非於

一言之間難矣哉夫有的於此十人射之不如百人之射謂其中
 者之多也當六經殘闕之餘諸儒各以其意說經一是一非何常
 之有並存不削以待後之人擇焉夫何惡于明經哉必將去彼取
 此則紛紛之見何時定乎嗚呼秦火漢壁之餘散失已久豈無字
 畫之訛義理之難曉哉蔡邕書五經文字刻石置諸太學觀者填
 咽亦安保其無失也靈帝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
 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
 觀視及摹寫者車來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孔穎達等作五經正
 義雜取識緯之說以為注疏之學又惡可盡信乎貞觀十四年大
 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
 命孔穎達與諸生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諸儒講習之自宣帝講
 五經於石渠已不能行於後世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
 焉韋元成受詔與五經閣章帝復踵宣帝故事天子自定其是非惡
 保其久而不變乎夫天子之尊不當自用其聰明也隋煬帝自以
 詩名而忌羣臣之能此固不足責矣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
 空梁落燕泥否王胄附楊玄感誅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
 綠復能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矚天下士嘗謂侍臣曰設台朕

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唐太宗命羣臣修晉史而加以御製爲人君亦安
用修史爲也自秦漢以來小人事君爲容悅者惡羣臣異議始勸
人君自爲制作以震服羣臣杜周欲人主自爲法令周爲廷尉而
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
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
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兒寬勸人主自爲禮樂武帝
主所是疏爲台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兒寬勸人主自爲禮樂武帝
議欲倣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上問
寬寬對曰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
優游數年使羣臣得入白盡終莫能此豈可以爲法哉
成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國體論一

鄭湜

爲國者雖深仁厚澤足以收天下之心必有威德權制然後可以
繩肅天下之勢有以收天下之心故其民優游而無憾其上有以
肅天下之勢故國強立而不入于偷譬之生物也濡之以雨露煖
之以日欣然皆生矣然必有犖斂堅凝之然後能成就其質苟爲
不然則物之脆弱而腐敗朽蠹者相屬也將安用乎周之衰先王
之澤猶在也然其勢不足以號召役制天下之諸侯卒廢而不振

秦之亡其餘威猶足以抗禦四方之羣盜然人心已去終潰散而不可收故五行家曰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周失之緩而秦失之急也嗚呼秦則過矣周之不振亦可悼也世之君子徒見古人用威之失慘裂而亟亡遂一切欲以曼漙容貸爲政以爲寬厚長者之道當如是名非不美也不知其徒蒙此名而設之不當刑賞不明政令不行百度垢翫駸駸乎入于潰墮委靡之域如痺痿之人四支雖存廢不可舉而論說之士方且以是爲出于祖宗相授之治體一定不可易之家法也是特未深究祖宗之治耳昔太祖受命不誅一人而天下定征伐諸國將帥不敢以一毫妄殺戮四方降王皆得保其首領元勳宿將咸以功名終藩侯有不奉法苛虐百姓者曰吾斷不容之並見通鑑長編傳之子孫兵不得已而後用刑有所疑則必讞承平百年未嘗殺士雖州縣小吏亦無前世捶楚之辱而用法尤寬于齊民其所謂深仁厚澤涵濡天下使萬世思吟而不釋者蓋在是矣若夫官吏之黷貨貪冒用刑過差槩量失

平侵冤細民者大則棄市小則除籍朝廷近臣養顧避者隨以
貶斥將帥雖有大功小失紀律則奪其節制十年不問撫養士卒
不吝賞賜稍有犯法者斬艾誅戮或至百數當是時也朝廷尊嚴
官吏畏憚將士用命軍律整肅而至仁之道常行乎其間所以能
削平僭僞混一區宇一洗五季積弊之俗而新之者有此具也太
宗眞宗雖稍寬貸而威令閒有出於不測者邊將擅奏事而械之
獄執政迎合而還見其疏樞臣不習邊事而下易其位監司部內
稍不治而奪期削籍主糧之吏侵奪漕卒而斬腕以徇大索諸軍
之凶猾者而盡鉗其頸此豈固爲是褊急哉所以時出而聳天下
之媮也自是之後勢漸舒緩循習至于嘉祐內外苟簡政俗剏敝
而天下之勢弛矣胥吏謹譁當罪也而逐中書輦官悖緩當誅也
而廢退宰相卒伍薄恩賚至慢也而賞爲再行衛士踰宮垣大變
也而姦不窮禮官責罰禮生振職也而坐以奪職軍人詈辱三司
輕朝廷也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若是數者豈不近姑息之政乎

吾仁祖之盛德所以超絕漢唐之君者以恤儉好生樂受忠言
惡聞人過進退公卿大臣一出于至公涵養天下人才爲數世用
此萬世之孫所當師法也然當全盛之時民窮國蹙官吏曠隋將
士驕脆而不可制夷狄侵侮而莫之禦者以其偏廢之虞在此故
爾慶厯初仁祖亦深厭當世之敝欲振起之而用杜范韓富此四
公所以革敝之術不過以立法制嚴按察抑僥倖振紀綱爲先者
誠以欲起偏舉廢以扶天下之勢當如是耳論者不察祖宗仁德
之所在乃以其一時偏而受患之處以爲後世長治之規模不亦
惑乎曰熙豐之間嘗變前世之政而趨于嚴矣然宿弊未去而其
患立至何也曰其所以制變者非也嘉祐之敝非法敝也祖宗之
法具在而不舉也苟因祖宗之法而行之以強毅吏可肅也兵可
制也財可富也法令可信也熙豐大臣欲變嘉祐之敝乃併與祖
宗之法而變之一時聚斂鍛鍊之吏攘臂紛更以苛刻爲精明以
生事爲風采大兵大獄數起宇宙騷然此後世所以尤熙寧之苛

急而欲襲嘉祐之寬縱而不深察其原也大抵振威嚴于習寬之末奮剛強于積弱之餘固俗之所駭而術之所難也哀帝誅斥權戚于元成之後欲則武宣以強主威朝廷翕然以望至治然王嘉鄭崇之死不饜人心而讒邪愈肆德宗初欲以法制起肅代之敝誅黎幹劉忠翼校中使按賊吏天下莫不震悚其後劉晏崔寧之寬過于猜刻而藩鎮遂以譴譁然則二君之嚴初未必然也其所以用嚴者非也今天下之勢嚴固未可廢也毋徒若熙寧爾

國體論二

鄭湜

言治者皆知以固根本爲先根本不固誠國之深憂也然不求其所以害根本者安在急謀去之徒曰吾欲固根本云者虛語也猶之論養生者孰不曰先養元氣元氣誠養生者所當先也然今有積病爲心腹不治之痼疾日夜消耗寇賊其元氣未有方術可以除之雖使吐故納新葆神鍊氣之術畢試元氣終不可得而養也方今無大兵革以戕天下之命無大誅戮以動天下之怨無大興

役以勞天下之力其所以戕害天下之根本者果安在乎愚謂在
于窮民之財而已嘗考本朝寬厚之政雖三代無以遠過而理財
之峻乃獨甚于秦漢而下者商君之于秦也不過使民務本業耕
織以謀富強爾後世猶以商利而羞稱之今耕桑者反困于重斂
而不獲安本業矣桑孔之於漢也不過鹽鐵推酤以佐軍興爾今
之鹽鐵推酤寵取苛密又大酤於初矣以唐較之兩稅唐之貪法
也五代繁重已非唐舊今之兩稅陰增巧取又不知其幾倍于唐
唐漕東南米豆關中歲不過四十萬石曩時浮江淮入汴者歲六
百五十萬鹽利最盛於劉晏也歲不過六百萬緡而熙寧以後歲
二千餘萬茶稅始刻于唐也歲不過四十萬緡景德初計三歲之
入七百餘萬大率總一歲征賦之最幾六倍於唐之數而和買免
役經總皆前世所無也而數入倍于正稅然當全盛時天下已困
于苦匱不支猶且鉤剝纖末頰拾印取凡衰陋褊迫之策管商桑
孔之所羞鄙而不爲者悉爲之矣此其故何也曰非有司之罪也

勢也勢使之然雖分兵猶出於農也漢之材官蹶張騎士皆郡國之民耳唐長征之兵不過彍騎神策衛兵遇有調發而丁壯之民皆備征伐國家無事時坐而衣食于縣官者常百萬也漢察孝廉大郡歲不過二人尙亡應書者唐進士最盛不過三十餘人今三歲一舉士輒至數百漢二千石任職三歲始任一子今秦補入官者每郊數百軍功入流特奏之冗不預焉漢初遺匈奴不過千金唐藉突厥以興故厚爲之賂而旋以擒滅國家盛時歲遺西北三邊者常以百萬漢之宗子自王降而侯侯降而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國家無親疏皆養于縣官其後復授以環衛於是廩祿之費多于百官又三歲一郊而大賚中外以老受賜所費萬億帑廩爲之一空此數者皆耗財之源而前世所未有所以取財之峻尤盛于前世也嗚呼秦漢何以爲國乎今郡縣催科一按舊籍雖無加賦之名而一縑之入不啻於兩縑一斛之輸或贏于三斛民日以削吏日以侵此病不治人愁國憊凜凜乎未知所底止

欲根本之固其可得耶爲今之計將更求豐財之說乎盍亦反而就其所以費財者而圖之乎假令仍今賦斂之政不爲之少損以紓斯民亦無以自活矣況未贍無涯之費而更無寬恤之策是東野之御已窮而復鞭其後也今財賦之數極于斯矣惟大立制度以爲經久之計凡郊廟乘輿之奉宮禁嬪御之用宗室戚里之秩祿賜予之目百官庶府之數入仕遷補之法閹官雜流之秩工技營造之章程戎械馬政之利害兵籍軍功之庾隱降胡荒倉之浮冗一切去其蠹敝之有根穴者而撙節之以趨乎約自撫養將士儲庠邊計之外不以一毫不急之費而耗生民之膏血凡朝廷財用之權一切歸之有司使推見出入盈縮足以相通而後儲其贏凡省所下於郡縣使于常賦外應辦而州縣因之巧爲科斂以應上需之外而又取其羨以供郡縣閒妄用而一切峻爲之禁使就法度如此庶幾民可少瘳國可少紓乎或曰裁損浮冗嘗試于願治之初而不效矣曰非策之不效行之不力也且以祖宗之事

槩之公主在宮中俸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大抵皆薄宮人所服
但皂綈今度支宮中之俸月幾四百萬矣近侍官不過刺史又其
後不過留後而俸有或止於七百者近或一歲超拜四使而止法
不行華居厚奉往往極于豪靡矣西北守將與強寇對壘各十餘
年位不過防團未嘗有遷官移鎮之寵今諸將平居無汗馬之功
而援節建旄者相繼閣職國初不過三五員其後又以七人爲限
惜此以處勳舊賞戰勇也今權戚之家可以夤緣而得者日以猥
多書殿內閣慶厯閒不過十員以爲除授太廣今執政從臣驟遷
驟罷率得美職而去一歲任子之數千牛齋郎宅員不過十數宰
相執政只賜子一官此建隆法也今之奏蔭猥冗未嘗限也宗室
近屬初授不過殿直供奉非遇異恩不遷此景祐以前法也今之
疏屬冗食非任職者皆計歲而遷也若此類者縱未如祖宗之舊
亦在所當損也向者不過省卿卿監郎曹數員而止耳外臺官屬
十員而止耳百司歲月之賞格而止耳其大若宮掖貴戚者置不

敢議也譬吸藥者惡其苦口不能及劑欲已百年之疾者其不效固宜也曰舉一切浮費而削之固便於國矣如佛眾賈怨何曰昔嘉祐減奏補之例治平增磨勘之限熙寧裁宗子受官之法豈不拂世戾俗乎然當時力行之亦莫收議誠事極勢既則當反也今民窮矣而上不知國空矣而費不止忽有水旱邊鄙之憂殆將潰裂四出矣寧可避患偷安歲月而不爲之所乎

國體論三

鄭湜

天下之大利天下大害之所伏也享其利也深則其爲害也必毒何者利極而害反也聖人處天下之利而不敢貪其美者懼其反而有甚于此也居寒者利燠之適執熱者利清之快雖甚而不厭也然燠甚則寒伏于內春之日其反也爲疫清甚則熱伏于內秋之日其反也爲瘧此利極而反之之勢也和親之利尙矣愚謂享和之利者未有如本朝蹈和之害者亦未有如本朝昔匈奴之盛也漢人折節于和者屢矣孝文雖遣使諭意冠蓋相望然乍和乍

叛嫚辱之聲常至于中國竟孝文之世和凡三議矣輒不數歲邊鄙復聳景德講解之後南北之盟百年不寒中國雖捐金繒歲百萬而晏然無北顧之憂被邊之民老死不見兵革其爲利豈不大優於前世乎然匈奴之敗約也不過凌轢邊吏敗一守殺一尉其甚警也候騎至雍甘泉耳漢遣將軍興數萬之衆驅之出境則罷而歸矣寶元閒元昊伺中國久安而竊發舉天下兵革之衆敗北不支北敵乘之中國震動猝無可禦之策終於屈體增幣以紓難而天下之力顧困矣及靖康之變駢駢關河絕江薄海如踐無人之境其爲害蓋曠古所未有也方其百年締好之歡固足爲弭兵息民之盛節矣然使中國驕懦脆弱忘戰而不知兵凡累世涵養生息之生齒一旦今屠於異類潰爛而莫之救者亦自百年之好也漢人惟未嘗久於和也故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我惟利於久而不察勢變之將返也所以蹈其害而不悟然中世以來賢士大夫謀國往往多守和議者利未極而未覩其害也近世士大夫猶

以和爲經遠而不懲既往之害者偷取一時之利以自便耳紹興
之和欲借慶厯之遺策也向者之和欲祖紹興之遺策也愚謂和
莫失于紹興向者之和不足咎也譬之失足于險者肩背半折當
是時得良醫乘其血氣未定而亟療之扶其體解之搖者反體苦官
弭續其血脈之絕者所忍特一時瞑眩之苦耳遂可復爲全人有
姑息之醫曰姑存其半體之未廢者而捐其廢者任其疾候血氣
既平而後爲之圖不知血氣一定不復屬則半廢之體頑然爲異
物矣南渡之初與敵相距十餘年兵勢方振敵形漸卻吾之健將
稍出而敵之黠酋殆盡公卿銜不忍事讐之憤將士懷因鋒北向
之志兩河之臣屬於敵者未堅南北之勢未分而中原之望未絕
此猶肩背初失血氣猶未定也謀者不乘其急而療之乃割棄而
與之和既盟之後中原衣冠之裔弭首而爲之用矣謳吟思歸之
民老死而無幾矣山河形勝之地據固而勢堅矣吾士卒皆生長
卑薄無復西北之健矣將帥皆後來輕剽無復百戰之餘矣公卿